

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

欲以... 願因... 不言去... 又慮請之

性湯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

果少之踴頭言於母曰母曰責我作

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媪以女

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媪王與女歡

正敵既蒙繼德義即空重若傾囊博此

悲妾妾夙塵實非所願未有敦篤可託此

聽誰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装艸皆心

主人靡王政後，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收近驢，自上從轡極馳，日不容啓，身居但聞風鳴，平州至漢江口，祝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貧，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慙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略無疑，二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尙為此慮。今市價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齧馮驩子作貲，本主如言，即則前設小肆，主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飯，其中女作板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願贖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媪，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目至，身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此，妮子排闥入，女笑，之照子罵曰：「婢子不

言隨人逃匿若母令我傳去即出索子。紮女與女怒曰：「汝一者得何，非必。」
梓女斷於家中婢媪皆集，妮子惧奔出，苦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
急辦裝將更播遷，媪忍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
啼，媪不言，揪髮捉去。王徘徊悵惘，眠食都廢，急詣六河，無得賄贖，空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貫東
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
問看兒何狀，僕突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肯已愛而
贈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身前有
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符，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

愛惜之及婦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收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
聞好殺王亦不能稍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收
往覘之空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空又落自是遂
安由是今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
趙慘然請問王乃偕婦命酒趙曰嫗得馮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老女
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男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若遺禮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
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媪北徙趙以負販送之負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
供億煩費不貲因大虧損媪子索取者數年萬金以滿然媪見牀頭金盡且

只留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覺趙憤激不可耐怒無念之適他出
踴頭自窗中呼趙曰柵欄中原無情好所徇膠者錢耳若依戀不去將撥奇
禍趙俱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授書使遣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
即出鴻頭書云知汝兒已在膝下笑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徇悉前世之孽
夫何可言妾處室之中時無天日剝創裂膚仇火煎心易一展成如歷年歲
若如不忌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毋妨雖恐
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
年十八笑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汝怒昔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媪居則車馬方
盈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汝愕立變色汝驟進敘之賓客大駭以為

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狡持刃逕入見媪增婢作漢狡奔近室門媪忽不見狡四
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降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局母子各
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荏苒郊狡偽諾之剥其皮而
藏之檢媪箱篋盡卷金貫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聞吳媪言
在吾囊中激為剛之出兩革以敵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慟自搥轉側欲
死王極力撫慰以兒瘞革狡急曰今得安樂所相忘槩楚耶母益怒啼不止狡荏
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婦家益感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狡承
奉甚孝然悞觸之則怒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物初不利去之終當殺人傾產
夜伺狡睡潛繫其手足狡醒曰我無罪王曰將潛爾虐其勿苦狡大呼轉側不

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
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
夫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御里醫之

異史氏曰狐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奴者至狐而鵠則數而禽矣機理傷倫
其何之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半唐右謂
魏徵旣更斌媚吾於蠅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
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傳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傳曰君飲嘗不醉

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
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板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又鼻
膠又上熾而苦不得飲思覺咽中暴痒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得視之赤
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
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便試之果然劉自是為酒
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空不能給

吳史氏曰日晝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
言蠅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商人白有功言在滌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筥 牽巨大二於篋中出木雕

餘子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鞦被身便令跨坐去意適已也
自起學解馬作諸劇燈而收藏腰而尾翬跳拜起立靈變不訖又作昭君
出塞別取一木離兒插雉尾扱羊裘跨大泛之昭君頻面頰羊裘兒揚鞭
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世十一娘曉城茶酒之女少豔羨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
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
喜明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悅而好之轉
用眇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

一娘亦審里居女容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休戀不捨十一娘呵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
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
妾素無葭莩子親慮致訛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收贈
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
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三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
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
來窺視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泣之甚驚遂下十一娘驚喜預起
曳坐褥呵責其負約且呵所來答三 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

橫來相干章而得逃如此漫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
告夫人杖責之封既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
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
惋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空東村暮歸遇封女泛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
惻惻訊十一娘與居婢投袂曰三姑過我家姑盍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
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空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笑相見
各道問淵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
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仇衿兒教不足教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
論十一娘感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漫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若妾少讀相人書願不參差昧爽封心出行僕聞若十一娘與行妻已先在門
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
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視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從室入暮果室曰我適物
色其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
此今可長貧賤者余當快眸子不浸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
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州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世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
臣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之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
好身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
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猶未聘也是日忽睹西艷婦涉冥想一更向盡

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謀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也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
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曾在生十一娘館締永好請倩米也
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繯
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媪訪之曰夫人夫人曾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
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神為子求婚恐不諧
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嘆曰不言
但有涕泪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
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空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
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舉室嗚呼三悔無所及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